

〈露西小姐〉

世界忽然柔軟起來
露西小姐，妳是不是也曾
在踏進別人鞋印的時候
感覺自己無可挽回的
扭曲的腳趾
總是下陷得更多一點
而我們現在從同一個
舊鞋盒捲成的洞裡
吸氣，吐氣
一切公平，躺在碎石滿佈的河谷
像躺進海裡。露西小姐
有時我也願意忘記
自己醜惡的臉
像忘記遠方的戰爭
用犯錯的表情笑
用收穫的表情哭
因為在他人的悲劇裡擁有一句對白
而感到幸運
露西小姐，我願意
反覆抵達一座城市
然後忘了地名
寫完一本過厚的書
卻想不出標題
走在妳總是擦身而過的那條岔路上
耗盡一生的陽光
將陰影虛擲成好看的樣子

〈不在〉

但那又怎麼樣呢我將在
空無一人的曠野上
醒來，想起此刻
為了更理解虛構的命運
而倒著看每一部電影
為了精準地表達情緒
使用發音總是出錯的外國語
交談，花費許多年
聽懂一句蹩腳的笑話：

她想要做一個好人但是
那不可能
因為我在她裡面。而我將在
空無一人的曠野上
醒來，想起她說
「我把盆栽忘在冷凍庫裡」時
的表情。我如此樂於寬慰人
但她又說：「沒關係，
我的心也凍在旁邊。」

她有著永不腐敗的信念
但那又怎麼樣呢我們
反覆互相穿過而
無法看穿，我將在
空無一人的
曠野上
醒來，想起曾經
算好時候，養一隻貓
為了和他一起死
為了不在夢裡得到太美好的預言
而徹夜不睡

她在這裡為了不在
所有人都在的那裡，但我將在
空無一人的曠野上醒來
想起她曾將一塊冰擁抱成水
在黑色的沙丘上細細畫下
給貓玩耍的花園
但那又怎麼樣呢曠野上
我們急急奔跑
終要錯過自己的葬禮

〈在米特羅維察新橋上〉（註 1）

我知道我的悲傷
和你的悲傷並不同
我們的悲傷
就好像
我做愛
你做愛
並不同
我們做愛（註 2）；
他虛度的一生
和她虛度的一生
不同我們
虛度的一生

但為什麼有人
造了橋，我們就必須
相信一切
皆有關聯——
他們殺過的人
和他們愛過的人；
我的不幸
和你的幸運
為什麼
這岸陽光生出墓碑的影子
就此落在對岸的路牌上
而我穿過兩種陌生的語言
站到橋的中央
更加確定你不在
任何一邊

我知道一個橋墩
和一個橋墩
不等同一座橋
一半的身體
和一半的身體並不同
一個身體
但只要我不斷
將自己切成兩半
一切就永遠沒有終點

註 1：米特羅維察位於科索沃北部，長年有族群衝突。2013 年簽訂協議後，城市沿伊巴爾河分成塞爾維亞裔人聚居的北邊，以及阿爾巴尼亞裔人聚居的南邊。新橋是連接

南北兩邊的少數通道之一。

註 2: 出自 Bruce Nauman 錄像作品 《Good Boy Bad Boy》:

I have sex

You have sex

We have sex

This is sex

〈遺失地址的旅店：房 106〉

深夜，她再度撥打
手背上字跡潦草的號碼
再度不經意地談及死亡

「我感覺
有落葉在我的身體裡不斷生長。」

話筒另一端天正在亮
有陽光遠遠穿過密林
要將誰刺傷

〈遺失地址的旅店：房 306〉

無人的街道上我們相遇
像兩只被擲的骰子
偶然地碰撞，分開
偶然地又同時停在
命運最低的位置

「別怕，那個我們看不見的賭徒
還相信著愛的必然
而不肯悔悟。」